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杜甫卷

上編

唐宋之部
第三冊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杜甫卷

上編

唐宋之部
第三冊

華文軒編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這套資料彙編，輯集歷代有關古典作家作品研究、評論的資料，包括思想、藝術的評論，作家生平的記述，作品時代、真偽的考證等。資料較多的作家，分上下兩編，上編是概括性的評論和研究，下編是作品的單篇分析，類似過去集評的方式。全部約二、三十種，已經出版和即將出版的有下列幾種：

陶淵明卷

上編

北京大學、北京

柳宗元卷

吳文治編

（排印中）

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同學編

一·九〇元

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卷

陶淵明卷

下編

北京大學、北京

楊萬里范成大卷

湛之編

（排印中）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同學編

一·八〇元

陸游卷

湛之編

一·二〇元

白居易卷

陳友琴編

一·九〇元

杜甫卷

孔凡禮、齊治平編

二·一〇元

（上編唐宋之部 四·六〇元 元明之部、清代近代之部及下編在編輯中）

華文軒編

紅樓夢卷

一粟編

二·九〇元

中華書局出版

中華書局出版

袁 □

雞冠花，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則兒童唱賣以供祖先。今來山中，此花滿庭，有高及丈餘者。每遙念墳墓，涕淚潸然。乃知杜少陵「感事花濺淚」，非虛語也。（《楓窗小牘》卷下）

王明清

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敘酒中之樂甚至。由是觀之，子美亦好飲者。不然，又焉得醉中詆嚴武，幾至殺身耶？（《玉照新志》卷三）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太白詩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人謂以此譏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雕鶚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載記》矣。（下略）（《撫塵餘話》卷一）

張 垓

【雲間閣并序（詩略）】 九日，偕同官遊宴南龕之雲間閣，酒酣俯瞰巴江，忽憶杜子美「清江一曲抱村流」之句因用其句爲首。（《宋詩紀事補遺》卷五十七引《保寧府志》）

尤 袤

杜甫集。（《遂初堂書目》）

鄭 厚

【詩】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驥駕輅，李亦不能爲也。陶淵明逸鶴狂風，閑鷗忘海；鮑明遠則高鴻決漠，孤鶻破霜；孟東野則秋蛩草根，白樂天則春鶯柳陰。皆造化中一妙，餘皆象龍刻鳳，雖美不情，無取正焉。（《說郛》卷三十一引《藝圃折中》）

案《草堂詩話》卷一引作鄭景章《離經》：「自是人間瑞物」以下作「二豪所得，殆不可以優劣論也。」

王 質

【西征叢紀序（節錄）】自古經行天下，其著者惟司馬子長、杜子美爲廣，其文若詩，皆宏偉洪博稱之，豈不有所助哉！（《雪山集》卷五）

【謝王巽澤新火】月落參橫剝啄聲，起驚新火到陳人。鬢隨周燿年年改，心共商盤日日新。桐甑飯香增意氣，草堂燈影換精神。侯家宮蠟晴煙起，公自他時作好春。老杜云：「朝來新火起晴煙。」是改火以晨；韓翃

云：「日暮漢宮傳蠟燭。」是改火以晚。蓋改火當從節候。今寅初得清明，則以曉頒，適其宜也。足見處事雖細微，必周盡，故首及之。
(同上卷十四)

楊萬里

【書王右丞詩後】 晚因子厚識淵明，早學蘇州得右丞。忽夢少陵談句法，勸參庾信謁陰鏗。(誠齋集卷

七《江湖集》)

【類試所戲集杜句跋杜詩呈監試謝昌國察院】 有客有客字子美，日糴太倉五升米。錦官城西生事微，盡醉江頭夜不歸。青山落日江湖白，嗜酒酣歌拓金戟。語不驚人死不休，萬草千花動凝碧。稊子敲針作釣鉤，老夫乘興欲東遊。巡簷索共梅花笑，還如何遜在揚州。老去詩篇渾漫與，蛺蝶飛來黃鸝語。往時文采動人主，來如雷霆收震怒。一夜水高數尺強，濯足洞庭望八荒。閭闔晴開詆蕩蕩，安得仙人九筇杖。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脫身事幽討。下筆如有神，汝與山東李白好。儒術於我何有哉，願吹野水添金杯。焉知餓死填溝壑，如何不飲令心哀。名垂萬古知何用，萬牛回首丘山重。

【予因集杜句跋杜詩呈監試謝昌國察院謝丈復集杜句見贈予以百家衣報之】 棘園深鎖武成宮，華裾織翠青如葱。謝公文章如虎豹，林間一嘯四山風。天下幾人學杜甫，千江隔號萬山阻。畫地爲餅未必似，更覺良工心獨苦。誰登李杜壇，浩如海波翻。奄有二子成三人，古風蕭蕭筆追還。我詩如曹鄴，拆東補西裳作帶。令人還憶謝玄暉，崑崙虞泉入馬蹄。我願四方上下逐東野，只有相逢無別離。

【再和雲龍歌留陸務觀西湖小集且督戰云】我願身爲雲，東野化爲龍。龍會入淵雲入岫，韓子却要長

相逢。作意相尋偏不值，不知今年是何歲。剡藤玉板贈一番，延珪烏丸灑未乾。乃是故人陸浚儀，詩骨點化貴金丹。謂宜天祿貯劉向，不然亦合雲臺上。却令去索催租錢，枉却清風明月三千篇。夜裝明發走不徹，半篙刺碎嚴灘月。老夫不願萬戶侯，但願與君酒船萬斛同拍浮。老夫不怯故將軍，但怯與君筆陣千里相追奔。少陵浣花舊時屋，太白青山何處墳。二仙死可埋丘阜，二仙生可著韋布。各挂廣寒宮裏樹，非煙非雲亦非霧，長使玉皇掉頭誦渠句。詩府誰得玉篴開，詩壇誰授黃鉞來。留君不住君急回，不道西出陽關無此杯。西山金盆儘渠頽，斯游明日方懷哉。（以上同上卷十九《朝天集》）

【題眉山程修所藏山谷寫杜詩帖】杜家碧山銀魚詩，黃家虎臥龍跳字。六丁難取真寄愁，程家十襲今三世。程家蘇家元舅甥，子瞻正輔外弟兄。正輔有孫文百鍊，筆倒三江胸萬卷。公車獻策五十篇，玉扎國體航化源。遠謀少機囊底智，環詞未出海內傳。三年抱璞咸陽市，《子虛》無因達天帝。如今却買巴峽船，峨眉山月秋正圓。丈夫身健恐不免，即召枚皋未渠晚。（同上卷二十三《朝天集》）

【海棠四首（其四）】吾詩多爲海棠哦，花意依前怨不多。已拆未開渾是韻，乍濃還談總由他。留連春色能銷底，請託東風定肯麼。豈是少陵無句子，少陵未見欲如何？海棠唐詩多未見，至鄭谷詩方見。（同上卷三十一《江東集》）

【戲用禪觀答曾無逸問山谷語（詩略）】昨日評諸家詩，偶入禪觀。如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爾。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云「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

也。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九僧云「雲間下蔡邑，林際春申君」也。漫及之。右山谷語。無逸云：見墨跡於張功父處。功父云：屢問人，不曉。（同上卷三十二《江東集》）

【與長孺共讀杜詩】 病身兀兀腦岑岑，偶到兒曹文字林。一卷杜詩揉欲爛，兩人齋讀味初深。斲肝枉却期千載，漏眼誰曾更再尋。筆底姦雄死猶毒，莫將饒舌泄渠心。（同上卷四十二《退休集》）

【答盧誼伯書（節錄）】 詩固有以俗爲雅，然亦須曾經前輩取鎔，乃可因承爾。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之「裏許」「若箇」之類是也。昔唐人寒食詩有不敢用「錫」字，重九詩有不敢用「糕」字，半山老人不敢作「鄭花」詩。以俗爲雅，彼固未肯引里母田婦而坐之於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列也。何也？彼固有所甚靳而不輕也。（同上卷六十六）

【答建康府大軍庫監門徐達書（節錄）】 大抵詩之作也。興，上也；賦，次也；賡和，不得已也。我初無意於作是詩，而是物是事，適然觸乎我，我之意亦適然感乎是物是事，觸先焉，感隨焉，而是詩出焉，我何與哉？天也，斯之謂興。或屬意一花，或分題一草，指某物，課一詠；立某題，徵一篇，是已非天矣，然猶專乎我也，斯之爲賦。至於賡和，則孰觸之，孰感之，孰題之哉？人而已矣。出乎天，猶懼賤乎天；專乎我，猶懼弦乎我。今牽乎人而已矣。尙冀其有一銖之天、一黍之我乎？蓋我未嘗觀是物，而逆追彼之觀；我不欲用是韻，而抑從彼之用。雖李杜能之乎？而李杜不爲也。是故李杜之集，無牽率之句，而元白有和韻之作。詩至和韻而詩始大壞矣。故韓子蒼以和韻爲詩之大戒也。（同上卷六十七）

【歐陽伯威脞辭集序（節錄）】 吾有一說焉：杜子美、李林甫、謝無逸、蔡太師四人者，子以爲孰賢？伯威

怒曰：子則戲論也。然人物當如是論之也哉？予曰：人物何不當如是論也。當李與蔡之盛時，天下肯以易杜與謝哉？今乃不然耳。然則子之窮，姑勿療焉可也。雖然，窮之瘳，如李焉，如蔡焉，不既震曜矣哉？杜與謝之窮，至今未瘳也。子之窮，療焉亦可也。杜與謝之窮，則至今未瘳矣。使二子而存，肯以此而易彼乎？（同上卷七十七）

【洮湖和梅詩序（節錄）】 梅之名，肇於炎帝之經，著於《說命》之書，《召南》之詩。然以滋、不以象，以實、不以華也。豈古之人皆質而不尚其華歟？然華如桃李，顏如薜華，不尚華哉！而獨遺梅之華，何也？至楚之騷人，飲芳而食菲，佩芳馨而服葩藻，盡撿天下之香嘉禾，以茲芬其四體，而金玉其言語文章。蓋遠取於江離、杜若，而近捨梅，豈偶遺之歟，抑亦梅之未遭歟？南北諸子，如陰鏗、何遜、蘇子卿，詩人之風流，至此極矣。梅於是時，始一日以花聞天下。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蘇黃，崛起千載之下，而蘭藉千載之上，遂主風月花草之夏盟，而梅於其間，首出桃李蘭蕙而居客之右。蓋梅之有遭，未有盛於時者也。然色彌章、用彌晦，花彌利、實彌鈍也。梅之初服豈端使然哉？前之遺，今之遭，其信然歟。

【江西宗派詩序（節錄）】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嘖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嘖然也。非嘖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嘖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

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膈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閭閻，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簑人子崛起委巷，一旦紆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然唐之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伐？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蓋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烏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閭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離神與聖，蘇李蘇李乎爾，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黃，杜黃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以上同上卷七十九）

【杜必簡詩集序】 吾州戶曹掾趙君彥法以公事行縣，因訪予於南溪之上，贈予七言古詩一篇，命意高秀，下語有氣力，予驚異焉。則勞之曰：豫章代出詩人，今君家進賢，山谷江西之派，今有人矣。『吉州司戶官雖小，曾屈詩人杜審言。』予於趙君亦云。君曰：寒廳有此詩人而無其集，非缺歟。近已旁搜遠摭，得其詩四十二首，將刻棗印印以傳諸好詩者，且以爲寒廳之寶玉大弓。願得先生一言，以敘其

說。予謝曰：逢澄江而不敢詠者，詩人畏謝功曹也。予於必簡，獨無畏乎？必簡先賢，予後學。一也；唐人詩，國朝諸公尙宗之，況予乎？二也；必簡之師，其競已甚，又有少陵以爲之孫，遂建大將鼓旗以出，獨主百世詩人之夏盟。無是孫，有是祖，予猶畏之，況逢是祖挾是孫乎？三也。鳥無世鳳，獸無種麟，王仲任自以其言爲至矣。然山谷之父、少陵之祖，可曰寧有種哉？今觀必簡之詩，若「牽風紫蔓長」，即「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句也；若「鶴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鳥怪」之句也；若「雲陰送晚雷」，「雷聲忽送千峯雨」之句也；若「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即「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孫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至如「往來花不發，新舊雪仍殘」如「日氣抱殘虹」。如「愁思看春不當春」。「明年春色倍還人」。如「飛花攪獨愁」。皆佳句也。三世之後，莫之與京也，宜哉！然則仲任之言，未必然也。然必簡之後有子美，而子美之後，宗文、宗武，皆無聞焉，則仲任之言，夫豈不然乎。趙君其爲我商略焉。慶元乙卯熟食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同上卷八十二）

【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節錄）】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極矣。後有作者，蔑以加矣。（同上卷八十三）

【東野農歌集序】戴曷字景明，號東野，石屏之從孫。嘉定己卯登第，授贛州法曹參軍。有《東野農歌集》，石屏稱其「不學晚唐體，曾聞大雅音」者也。集中答妄論唐宋詩體者云：「安用雕鏤嘔肺腸，辭能達意即文章。性情元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人道鳳簫諧律呂，誰知牛鐸有宮商。少陵甘作村夫子，不害光芒萬丈長。」知此可與言詩矣。廬陵楊萬里題。（《東野農歌集》）

案此篇作於嘉定年間或以後，其時楊萬里已卒，疑爲托名之作。

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何遜《行經孫氏陵》云：「山鶯空樹響，壠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庾信《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上」二字勝矣。陰鏗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韜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庾矣。（下略）

「問君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宛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又「相隨遙遙訪赤城，三十六曲水回環。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岳度盡松風聲。」此李太白體也。「麒麟圖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又「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又「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又「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體也。「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又「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畫像》：「西望太白橫崑崙，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挽吾足乃敢嚙。」此東坡詩體也。「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又「澗松無心古鬚鬢，天球不瑑中粹溫。」又「兒呼不蘇驢失脚，猶恐醒來有新作。」此山谷詩體也。

金針法云：「八句律詩，落句要如高山轉石，一去無回。」余以爲不然。詩已盡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子美《重陽》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夏日李尚書期不赴》云：「不是尙書期不顧，

山陰野雪興難乘。詩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杜云：「對食暫餐還不能。」退之云：「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五言而兩意者：陳後山云：「更病可無醉，猶寒已自和。」

詩有句中無其辭，而句外有其意者，巷伯之詩，蘇公刺暴公之譖己，而曰：「二人同行，誰爲此禍？」杜云：「遣人向市賒香秬，喚婦出房親自饌。」上言其力貧，故曰賒；下言其無使令，故曰親。又「東歸貧路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上有相干之意而不言，下有戀別之意而不忍。又「朋酒月勸會，老夫今始知。」嘲其獨遺己而不招也。又雙月不赴而云「野雪興難乘」，此不言熱而反言之也。唐人云：「葛溪漫淬千將劍，却是猿聲斷客腸。」又《釣臺》：「如今亦有垂綸者，自是江魚賣得錢。」唐人《長門怨》：「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崔道融云：「如今却羨相如富，猶有人間四壁居。」

詩有驚人句，杜《山水障》：「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又：「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白樂天云：「遙憐天上桂華孤，爲問姮娥更有無？月中幸有閒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

褒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如杜云：「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又云：「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李義山云：「帝作黃金闕，天開白玉京。有人扶太極，是夕降玄精。」

七言褒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倡和早朝大明宮，乃爲典雅重大。和此詩者，岑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最佳。

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畫馬》、《奉先縣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

捕捉。學詩者於李、杜、蘇、黃詩中，求此等類，誦讀沈酣，深得其意味，則落筆自絕矣。

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予嘗與林謙之論此事。謙之慨然曰：「但吾輩詩集中，不可不作數篇耳。」如老杜《九日》詩云：「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徒入句便字字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纔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甚切，「君」者，君也，「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將一事翻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爲風流，少陵以不落爲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爲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自非筆力拔山，不至于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則意味深長，悠然無窮矣。東坡《煎茶》詩云：「活水還將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取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狀水之清美極矣。分江二字，此尤難下。「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作瀉時聲。」此倒語也，尤爲詩家妙法，卽少陵「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也。「枯腸未易禁三椀，臥聽山城長短更。」又翻卻盧仝公案。仝喫到七椀，坡不禁三椀。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

初學詩者，須用古人好語，或兩字、或三字，如山谷《猩猩毛筆》：「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平生二字出《論語》，身後二字，晉張翰云：「使我有身後名。」幾兩屐，阮孚語。五車書，莊子言惠施。此兩句乃四處合來。又「春風春雨花經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春風春雨、江北江南，詩家常用。杜云：「且看欲

盡花經眼。」退之云：「海氣昏昏水拍天。」此以四字合三字，入口便成詩句，不至生梗。要誦詩之多，擇字之精，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肝腑，縱橫出沒，用亦可，不用亦可。

孔子老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侔與東坡不相識，以詩寄東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傾。」劉寬爲吏，以蒲爲鞭，寬厚至矣。東坡云：「有鞭不使安用蒲。」杜詩云：「忽憶往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蒼苔，如何不飲令心哀。」東坡云：「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盃。」此皆翻案法也。余友人安福劉浚字景明《重陽》詩云：「不用茱萸子細看，管取明年各強健。」得此法矣。

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如少陵《羌村》、後山《送內》，皆有一唱三歎之聲。

詩有實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爲虛。杜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老」字蓋用趙充國請行，上老之。有用文語爲詩句者，尤工。杜云：「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蓋用如六五帝、四三王。（下略）

庾信《月》詩云：「渡河光不溼。」杜云：「入河蟾不沒。」唐人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坡云：「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杜《夢李白》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山谷簞詩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顏色。」退之云：「如何連曉語，祇是說家鄉。」呂居仁云：「如何今夜雨，祇是滴芭蕉。」此皆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爲新，奪胎換骨。

杜《蜀山水圖》云：「沱水流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彫梁。」此以畫爲真也。曾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爲畫也。

淵明、子美、無己三人作九日詩，大概相似：子美云：「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此淵明所謂

「塵爵恥虛譽，寒華徒自榮」也；無已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祇作去年香。」此淵明所謂「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也。

或問何謂雙聲疊韻？曰：「行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輅格磔聲。」上句疊韻，下句雙聲也。何謂蜂腰鶴膝？曰：「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前一聯蜂腰，後一聯鶴膝也。（以上《誠齋詩話》，亦載《誠齋集》卷一百十四）

王維詩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二句，以「漠漠」「陰陰」二字，喚起精神。又「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二句，亦以「蕭蕭」「袞袞」，喚起精神。若曰：「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木葉蕭蕭下，長江不盡來。」則絕無光彩矣。見得連綿不是裝湊贅語。（《修辭鑑衡》卷一引《誠齋》）

鄒應可

【過杜工部祠】 疇昔哦詩憶未陽，茲因捧檄過祠堂。一生忠義孤吟裏，千載淒涼古道傍。自是風霜侵病骨，非干牛酒浣詩腸。明朝解纜秋江上，問訊先生一瓣香。（《詩人玉屑》卷十九引《餘話》）

員興宗

【歌兩淮并引（詩略）】 事以詩敍者，唐人累累有焉。然有之而工，工之而傳，惟少陵、樂天二氏乃已也。蓋少陵以嚴，樂天以詳，兩公於事皆工，於道達事，然矣，語未嘗不然，則人之從之，亦信乎其然也。

嗚呼！風雅數變，體厚語極，至此可謂難哉。吾蜀虞公，常援尺筆答敵兩淮之上，敵憤以死，此事曠古今一快者，賓客欲表著鋪張而緒言之，其當取杜乎，當用白也？吾無適而偏廢矣。雖然，吾非其人，勉賦《悲兩淮》一首。（《九華集》卷二）

【陳子昂韓退之策】國初深於道者，其惟柳子乎！開之自名曰：吾將開天下之耳目也，明先王之道於時也，一代之文，開於今也。故柳之文，一傳而爲穆修，穆修傳於尹洙，尹洙傳於先正歐陽公。人知者以古文非柳倡之，實肇於歐陽，不知歐陽之本承於柳也。斯亦善原文哉！夫唐之文，亦猶是也。所謂歐陽，則韓愈似之；所謂柳氏，則子昂似之。文傳太原盧藏用，藏用傳蘇源明，源明則退之之所師友也。不知者以退之倡古文於唐，知者以爲無陳而無以爲之也。故其言非苟也，爲可傳也；其道非妄也，爲可繼也。故盧藏用曰：道喪百五歲而起子昂，其此之謂與。雖然，君子獨行則無徒也，獨唱則無和也。其後善繼則退之之力也。故杜牧曰：唐三百歲而有退之，其此之謂與。蓋嘗辯之：學正則識正，識正則文無往而不正也。故子昂《貽夷碣》爲辨議之正，《徐君之議》爲箋表之正，《神鳳》之章爲辭章之正，其《感遇》則正於詩者也。蓋子昂之文，惟正則取，不正，不學也。然則相承而至退之，亦其有力哉！故退之亦畏之，蓋嘗曰：唐興，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杜甫、李白，皆其善鳴者。此之謂也。雖兩君之才，縱橫顛倒，而卒亦可貶，何者？以其才可窮也。退之窮於識，子昂窮於權；窮於識，其弊也講之不精；窮於權，其弊也處之不智。講之不精，故知斥佛老，不知斥墨也；處之不智，故不死於國，而死於下吏也。嗚呼！通於大道而識進退存亡者，惟三代之英，與二子何預焉。（同上卷九）